

“他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读《先行者容闳》

■ 禾刀

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前往美国留学的30名幼童在陈兰彬和容闳的率领下,自上海启程,三个月后抵达旧金山,从此拉开了近代国人与国际社会频繁接触的序幕。1881年,原计划15年的留学计划仅推行9年便夭折,除少数人大学毕业,绝大部分留学幼童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国。即使如此,这些幼童仍像一枚枚倔强的种子,在陈腐的土壤里焕发出希望的嫩绿。这批幼童中,后来诞生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虽然此次公派留学无疾而终,但它为国人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而且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才,更为后来成绩斐然的庚款留学埋下了可贵的种子。

今天,人们每每谈及晚清幼童留学,必提及容闳。若无容闳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国规模化的海外留学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成行。《先行者容闳》全面梳理了容闳奔波而又忙碌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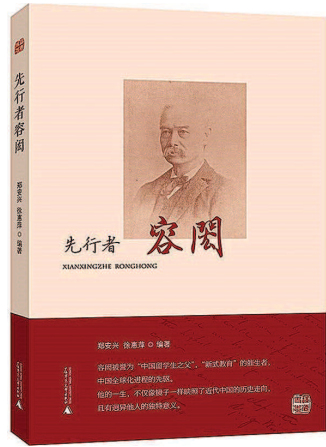
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1847年1月,容闳随布朗夫妇前往美国求学,两

年后考入耶鲁大学。作为先行者,容闳所面临的困难后人无法想象,生活、学习等方面均须亲力亲为,考虑周全,否则难以为继。为完成学业,失去资助渠道的容闳只能自力更生,“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1854年,容闳完成学业,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也是这年,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先进优势的容闳立下志向,毅然回国,“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容闳家庭条件并不好,留洋归来,他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他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工作体面且收入不菲。他还曾从事茶叶贩卖,但终因放不下曾经立志的“大事业”,转身投入到“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之中。

其实,在推动幼童留学之前,容闳还完成了一件很少被后人提及的大事——受曾国藩之托,他从国外采购100多台机器,为第一家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精通英语的容闳,就像中西方



《先行者容闳》

郑安兴 徐惠萍编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沟通的一座桥梁,他在太平洋两岸的朋友圈中都不乏重量级人物。中国这边,有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等;美国那边,则有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

虽然晚清洋务派致力于改变中国现状,但在推动幼童留学一事上,容闳仍经历了长时间且大量难以预料的曲折。早在1868年,容闳就向清政府提出选派幼童出洋留

学的建议,但辗转四年后,才实现了首批幼童赴美。

就是这首批30名幼童,其选拔过程也远比容闳想象中困难得多。与当年容闳自告奋勇,主动报名与布朗夫妇一起赴美学习截然不同,首批幼童的选拔极不顺利,晚清社会对西方国家的鄙夷文化根深蒂固,各种谣传更是不绝于耳。加之留学时间长达15年,有着团圆传统的国人对幼童留学一事极为抵触。为尽早成行,容闳不得不回到老家,动员乡亲。后来共有120名幼童陆续赴美,但其中没有一个来自八旗子弟的家庭。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深受权力护佑的晚清上层社会,对选拔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根本不屑一顾。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曾派员赴海外留学,比晚清早不了几年。其推动者同样是当年带容闳赴美的布朗夫妇。自1863年起,日本陆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1870年颁发《海外留学规则》,实现了留学的法制化、常态化——日本海外留学“1886年92人,1871年170人,1873年373人。到中国撤回留美幼童时,日本留学生已经达到4800多人,其中还有20多名女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一部分还

是政府官员,这对推动社会变革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晚清幼童赴美留学夭折一事,许多人习惯将问题归咎于留学正监督吴子登。吴子登至多只能算是根引子,事实上,清廷包括洋务派在内,之所以同意幼童留学,其重要前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清政府看来,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读洋文远胜读中文的容闳对此显然领悟不够,这也给他力推的幼童留学一事的夭折埋下了伏笔。

幼童留学未必能改写历史,但是,如果“留学工程”能按容闳的预想,持之以恒地推动下去,中日差距未必会越拉越大。在后来的中日几次战争中,中国或许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告别幼童留学事业的容闳,仍然频繁奔波于太平洋两岸,期望以一己之力为国家兴旺做出更多贡献。正是他不辞辛劳的奔波,点燃了许多国人对国际社会的求知欲。

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于美国。有美国人评价容闳:“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爱国,有的人习惯慷慨激昂的言说,容闳则是数十年地身体力行。

珍稀资料寻绎董小宛与顺治关系

——评《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

■ 吴淑玲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事,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说是传说,清廷真有董鄂妃;说董鄂妃是董小宛,可清宫有资料说她是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鄂硕之女,这与江南美女董小宛的身份不符。人们好奇:董鄂妃到底是谁?她怎样进入清宫?她真是顺治的至爱?她死后顺治真的出家了?拿到《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迅速浏览书目,感觉资料令人瞠目结舌地充实。细读全书,则为其中大量珍稀资料的首次披露、实地考察和扎实细致的考证而拍案称奇!

诗史互证寻绎蛛丝马迹 陈寅恪开创的诗史互证法在该书得到了很好的实现。这种诗与史的互证,除官修史书,还有宗谱、年谱、方志、禅宗文献、石刻文献、明末清初的诗歌和戏剧,也有当时外国来华人士的记载。

典籍浩如烟海,记载隐隐约约,宛如乱絮。作者邓小军抓住董小宛入清宫的线索,以清军南下的时间和冒辟疆所言董小宛去世时间为突破点,寻找各线索之间的关联,尤其是挖出了睿亲王多尔袞去世后诸亲王分取其家人、清宫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庶福晋违例隐去籍贯、姓氏、父亲官爵、名字等情况,从而推测硕塞庶福晋可能即董小宛;又以清宫档案资料为依据,将硕塞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五日暴毙,鄂硕女董鄂妃于顺治十三年八月入宫为妃、十二月册立为皇贵妃等进行关联,判断入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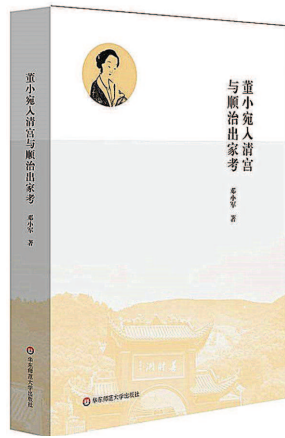
者当是董小宛;又据董鄂皇妃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崩,二十一日追封为皇后,而《御制行状》、金之俊《奉敕撰孝献庄和至德宜仁惠温端敬皇后传》虽言皇后是大臣鄂硕之女,但都称皇后为“后董氏”“姓董氏”,不称“后董鄂氏”“姓董鄂氏”,从而判定,所谓董鄂妃不是董鄂氏,而是董氏,可能即董小宛。邓小军还检索到当时外国来清朝使节的记载,如朝鲜使节李滄《燕途纪行》“其夫则构罪杀之,勒令人宫……仍册封东宫正后”、朝鲜使节尹绛《燕中见闻》“董家女册封贵妃,在于十二月初六日……而皇帝闻其美艳,杀其夫,夺入宫中,今乃封为贵妃”、[德]魏特《汤若望传》“顺治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等,说明顺治帝热恋的人不是正常娶得良家女,而是掠夺所得,“董家女”也在这些材料里得到印证。

关于董小宛被清兵掳掠,冒辟疆曾写《哀辞》表达自己的绝望,文中某些隐晦言辞和明末清初很多文人诗歌中的隐晦言辞都指向董小宛被清兵掳掠的事实,如陈维崧的“南国佳人,容华若飞燕”,“金炉不复熏,红妆一朝变”,丘石常的“银河只隔水盈盈,诏下文姬不许行”,“闻道南官皆赐配,梦中呓语望成名”,吴绮“转妒白头能薄幸,不关红粉失知音”等,都从不同角度证明董小宛因入清宫而不能与冒辟疆携手白头。据邓小军考证,《哀辞》写于闰二月之望日,文中之所以称董小宛去世

六十五日,实是冒辟疆曾请还董而不被允准,因知董已无归回可能,故视不被允准回归日为董小宛去世日,以表绝望。六十五日是是从请还绝望日算起至写作《哀辞》之时间。

大量珍稀资料的第一次使用 董小宛入清宫,顺治出家,是孟森、陈垣等前辈文史学家提出并曾论证的话题。邓小军旧事重提,是因为一批珍贵文献面世了,如当时朝鲜出使清王朝时留下的笔记资料《燕途纪行》《燕中见闻》;1949年后发现的一些石刻资料,如白云寺的康熙年间“当堂常赏”石匾拓片、御制石匾集群、《白云寺佛定和尚塔铭》等。有些资料则是在此书中首次披露,如《清高宗实录》等清宫档案里关于多尔袞攻打江南俘获或抢夺民间财物和美女向清宫进献,其中部分为多尔袞接受,多尔袞死后诸亲王分取其家人等珍稀资料,作者邓小军从中寻觅到与董小宛入清宫的必要关联。又如《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中隐约涉及顺治假死真出家的材料与清宫档案对此类材料的批驳等,似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传说的故事即真实的历史。还有不少清初文人的诗歌,也在书中首次作为诗史互证的证据进行了解读。这些材料为该书证据链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使得尘埋历史的蛛丝马迹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线索。

田野考古的重要收获 民间向有顺治出家于五台山之说,邓小军除了在京各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
邓小军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相关之地考察,还多次出京赴五台山、河南民权、山东鄆城等地。他曾五赴河南民权白云寺,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包括九种原始石刻文献。康熙赐白云寺的全副銮舆,堪称中国寺庙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也为解释顺治来白云寺提供了合理的理学和礼学依据。这些原始资料与大量传世资料对读,证实了顺治出家的历史事实。邓小军根据白云寺大量资料,确定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顺治圆寂于河南民权白云寺,九月十九日入塔,并在白云寺建立康熙御制石匾集群的事实。

作者最终理出如下脉络:董小宛,原系江南才子冒辟疆之爱妾,被清兵从江南如皋家中掳至清宫,首归多尔袞,多氏死后归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因入宫侍奉孝庄皇太后而受顺治帝青睐,此后硕塞死,董小宛入宫。董入宫即封妃,不久封贵妃,两年时间即册封皇贵妃,此皆为清宫女子不可能的待遇,也是顺治特宠董鄂妃的明证。董小宛与顺治共同生活七年,死后追封皇后,顺治亲为董鄂妃写《御制行状》,并出家山西五台山。康熙数次赴五台山寻父,有御制诗歌可证。顺治后转至河南白云寺,于康熙四十九年圆寂。